

罗伯特·范诺伊，《申命记》，第六讲

© 2011, 罗伯特·范诺伊、佩里·菲利普斯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条约形式的历史意义, Sitz im Leben

II. D. 旧约中之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申命记中的现状

圣约形式的Sitz im leben：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我们在罗马数字 II, 大写 D, “旧约中圣约的起源及其历史含义：申命记中的现状”。我们在最后一个课时开始讨论“1. 圣约形式的Sitz im leben：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但其本质<sup>1</sup>是圣约形式的性质及其起源，就形式的起源而言，它被视为宗教或历史的起源。在目前围绕《申命记》与圣约形式的讨论中，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表格从哪里来？形式的本质对形式的起源有何影响？那么这对申命记的日期有什么影响呢？这就是我们讨论这种形式的本质及其起源的地方：它是邪教的还是历史的？

A. 冯·拉德和他的邪教起源假说

正如我们在讨论中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杰拉德·冯·拉德 (Gerard von Rad) 在 1938 年提出该形式源自邪教。那时他对赫梯条约一无所知。他对条约的形式一无所知，但是当他读到申命记时，他看到了申命记中的某种结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它包含在他的 *Problem with the Hexateuch* 一书中。他说

《申命记》的结构源自邪教和遵循该模式的一些周期性的邪教庆祝活动。这种崇拜模式随后就反映在申命记本身中。

随着最近对赫梯条约材料的讨论，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他继续说，有一种可辨别的结构，而且是邪教。1954年，门登霍尔从条约材料开始，在过去15到20年里，讨论急剧增加。冯·拉德当然知道这些讨论。他认识到赫梯条约的形式与他最初在《申命记》中发现的形式非常相似。我将向您推荐他讨论该问题的两个地方。第一篇在他的《旧约神学》第一卷中。他的《旧约神学》出版于1962年。因此，这在条约盟约讨论中还处于相当早期的阶段，但他在第132页上说，“古代近东条约的比较，特别是那些制定的条约赫梯人在公元前14世纪和13世纪所写的《旧约》中的段落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在形式方面，因此这些宗主权条约和细节的阐述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联系旧约某些章节中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一定有某种联系；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所以这只是偶然的。“因此，对于特定的段落和段落组，我们可以说，”他所说的，“一种盟约的表述，其中条约中发现的各种形式要素逐一重复出现，尽管有时可以自由调整以适应需要。”在以色列获得的条件。”

然后他讨论了该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了条约的概要、盟约形式的概要。他提到了旧约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他说：“即使有很多细节问题可以回答，但至少毫无疑问这两种材料是相互关联的。形式上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征服后时代的文本。当然，在这里，以色列接管了，但当我们记得一些相关旧约材

料的时代时，我们必须估计她很早就熟悉了这种条约模式，也许早在士师时代就熟悉了。”他说，所以这是有联系的；以色列似乎很早就熟悉了这种形式，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士师时代。他并没有回到马赛克时代，但至少回到了法官时代。这就是他在《旧约神学》一书中对这种形式的评论的范围。

最近他发表了我已经提到过的《申命记》的评论。该书于 1964 年以德文出版，并于 1966 年被翻译成英文。他在那里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但我不想详细讨论它的所有细节。在第 21 页，他说：“最后，我们必须提及《申命记》中使用的一种构成类型，学者们最近才认识到这种构成，即用于圣约的公式。对此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知道古代近东的统治者，尤其是赫梯人，习惯于按照一定的模式与其附庸签订条约。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条约模式可以在《旧约》的不少部分中找到，其中包括《申命记》。”所以他在申命记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模式，然后他列出了这个模式和其中的所有元素。但他接着说：“在《申命记》时代，这种模式早已被自由地用于文学和说教目的。”他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然后他说：“这个问题仍然很悬而未决，以色列是如何以及何时以这些早期近东与附庸国签订的条约的形式理解其与上帝的关系的。”因此，他没有回答形式的起源以及以色列何时采用这种形式的问题。

冯·拉德在第 23 页上说：“如果我们现在问《申命记》的安排模式要求什么，它只能来自邪教庆典，也许来自圣约的更新。因此，在申命记中，正规圣约公式的经典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以一种残缺不全的形式出现，因为它是在崇拜

中出现的，申命记的形式最初植根于其中，事实上，在本书中已经被抛弃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有它。那是因为它的内容现在以平信徒的讲道教导的形式出现。”当然，这与他作为本书起源的利未记讲道理论有关。它已被铸成摩西讲道的形式，但他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最初是植根于邪教并源自邪教的。因此，就本书的结构及其起源而言，他并没有真正放弃 1938 年对《申命记》的基本方法。然而，他承认条约的模式与申命记的结构非常接近，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尽管如此，他并不愿意放弃自己早期的理论，也不愿意得出任何将形式起源追溯到马赛克时代的结论。

#### b. 反邪教起源假说

现在我想说，其他人也说过，我在这方面并不是说任何新内容，事实上我会引用 J. Thompson 的一篇文章。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邪教起源假说没有为形式问题的本质提供充分或完整的解释。某种邪教起源假说并没有对这种形式的起源给出充分或完整的解释。此外，它没有回答古代以色列最初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和时间的根本问题。我认为这是关键问题。以色列为什么采用这种形式？她什么时候采用的？它什么时候在以色列开始使用？冯·拉德对此并不确定。他会回到法官那里说一定对它有所了解，但他只说了这么多。

学生问题。他是否回到了士师时代，因为这是士师时代早期流行的形式？

Vannoy：是的，我这么认为，而且我认为在圣经材料中，如果你按照材料本身的意思来理解，比如约书亚记 24 章或申命记，或出埃及记 19 章，你会比士师记更早回来。他要说的是《出埃及记》、《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材料是后来真正编纂成文的。它是在圣经所描述的时间之后写成的。因此，以色列开始熟悉形式，并且材料是后来以这种形式放置的，但这不是原始的。

### C. 汤普森和历史序言作为基本元素

JA 汤普森 (JA Thompson) 是我们将阅读引言的那篇评论的作者，他写了一篇关于“邪教信条和西奈传统”的文章。《改革宗神学评论》，第 27 卷，1968 年，第 52-64 页。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我不确定我们图书馆是否有《改革宗神学评论》。阅读这篇文章您可能会发现非常有趣。在讨论冯·拉德的观点时，汤普森说道（我引用了他的话）：“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世俗条约中的历史序言是任何条约的基本方面。”

条约结构中的历史序言是一个基本要素。现在，我们要对此进行调查，甚至对此还存在争议。汤普森说这是一个基本要素。“没有理由怀疑世俗条约中的历史序言是任何条约的基本方面。我们也无需怀疑，它代表了先前历史事件的正确轮廓，尽管可能以某种增强的形式，这些历史事件被作为附庸国接受该条约的有力论据而宣扬。”也就是说，序言中的史料非常重要。它出现在所有条约中；这是一个基本要素。

其次，它代表了序言中所重述的事件的真实历史，为即将建立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因此，它代表了之前历史事件的正确概述，成为附庸国接受该条约的有力论据。伟大的国王说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我已经做了那件事，我已经做了另一件事。这是封臣接受强加给他的义务的充分理由。他过去曾受益于国王的仁慈。

#### d. 汤普森对冯·拉德邪教方法的批评

汤普森继续说道：“当然，冯·拉德在讨论《申命记》和《出埃及记》第 19 章至第 24 章时，确实注意到了西奈山事件的历史叙述。但对他来说，这种历史叙述只是一个历史真实性非常可疑的邪教传说。”在那里你会看到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冯·拉德的历史总结是“历史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邪教传说”。如果你还记得去年的旧约历史，这只是一些真正创造以色列信仰的故事。它与实际发生的事件无关。这是一场宗教礼拜仪式，表达了以色列的信仰。汤普森说：“因此，《历史序言》的历史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邪教传说是否能够达到这种背景下所要求的目的。不应该认为邪教礼拜仪式应该与潜在的历史事件脱节。”换句话说，当你回到条约材料时，伟大的国王说我做了这个、这个，因此你应该感激这一点。这应该引起封臣的忠诚回应。

当你谈到圣经材料时，如果你要说那个历史序言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之前伙伴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这只是传说——那么真正的基础是什么？响应？所以我认为邪教派生观是有缺陷的。耶和华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建立或

更新，是与旧约中明显的圣约形式联系起来的，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与圣约伙伴的先前和历史关系联系在一起。主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因此就有了十诫。先前历史关系的现实与该盟约的建立是紧密相连的。因此，虽然这种关系可能会在邪教中得到更新或庆祝，而且以色列确实这样做了，但我认为它预先假定了它最初和正式建立的特定历史时刻。当然，这种关系会把你引向西奈半岛。

这在以色列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过？我们的论点是，出埃及记第 19 章至第 24 章中描述的西奈事件为圣约形式的进入提供了最有可能的背景，并指出了古代以色列的经验，其中历史序言的作用与条约中一样。它讲述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它为要建立的关系提供了前提。因此，来到西奈山并在那里立约，以及之前的历史，即主将他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 e. 历史悠久的 Sitz im Leben 并展望出埃及记19-24 章中的西奈山

因此，回到这个问题：旧约圣约形式的“sitz im leben”为其存在提供了历史基础。这种形式的本质及其起源，是宗教的还是历史的？我认为，根据条约形式的类比，你必须得出结论，你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盟约形式的历史起源，特别是因为它与历史序言的性质有关。历史序言是叙述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某种传奇材料，否则就无法为这种特殊形式的关系提供充分的基础。

学生问题：当主赐给摩西律法时，圣约条约关系表格的第一个入口是在西奈山吗？那是它第一次进入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吗？

范诺伊：是的，因为主自己，通过他自己的选择，与他的子民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似乎遵循当时已知的法律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以类似的方式形成的。现在，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争论任何直接的推导，但我确实认为更重要的是，上帝选择以一种政治领域的模式来构建与他子民的关系，这种模式是人们熟悉的政治领域。然后，主来到他的子民面前，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表明自己就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为你所做的。因此，现在你对我负有一定的义务，并且根据你的顺从或不顺从，祝福和咒诅都会随之而来。”举行了批准仪式。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第 19 章到第 24 章中找到所有这些内容。现在你找不到任何详细的对应关系，你可以坐下来有人说有人抄袭了他之前可能拥有的赫梯条约中的盟约。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联系。但这是一种通常由所涉及的相同元素构成的关系。

## 2. 条约形式的演变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

你的表格上的第二号是“条约形式的演变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我之前提到过这一点。克莱恩在《大王条约》第 28 页中指出，《申命记》是一份圣约更新文件，其整体结构展示了马赛克时代宗主权条约的经典法律形式。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经典法律形式呢？因为克莱恩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指出他所谓的“宗主权条约的文献形式的明显演变”来提出的。他的观点是，随着形



式上的运动和形式上的演变，申命记与马赛克时代开始使用的赫梯条约的经典形式相对应。换句话说，经典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并逐渐远离原始模式。申命记与后来的条约形式，即亚述条约或塞菲尔条约并不相符。申命记符合赫梯时代的经典形式。因此，通过这种明显的演变，他说，“申命记符合条约形式演变的经典阶段”，这将其置于马赛克时间框架内。

现在这提出了当前讨论的另一个要点，并且对此有很多讨论。14 世纪和 13 世纪的赫梯条约是否展现了一种在后来的条约中没有保留下来的经典形式？例如，该形式是否符合 8 世纪叙利亚北部塞菲尔的阿拉姆条约或 7 世纪亚述的以撒哈顿条约？这成为克莱恩论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这一点。如果你有后来的条约，并且如果后来的条约是 7 世纪的亚述条约，其形式与赫梯条约相同，那么为什么《申命记》不是建立在 7 世纪的亚述条约的基础上，确认了公元前 621 年的日期韦尔豪森在争论什么？因此，这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问题。

A。以撒哈顿和塞菲尔的附庸条约与赫梯宗主权条约的比较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

如此之小，“以撒哈顿和塞菲尔的附庸条约与赫梯宗主权条约的比较以及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如果你看一下以撒哈顿的诸侯条约，我想你会发现有些内容与早期的赫梯条约非常相似。但是，尽管任何条约都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异。

## 1. 缺乏历史序幕

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在 a、b 和 c 下列出。首先是“没有历史序幕”。我想说，亚述和赫梯条约之间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对比是，赫梯条约图式的第二部分是亚述条约中没有的历史序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原因有几个。首先，历史序言为赫梯条约定下了基调。伟大的国王基于他先前的仁慈行为，才证明要求遵守这些规定是合理的。这就是条约的运作方式。“我为你做了这件事”，这证明了封臣对伟大国王的义务。

在目前可用的赫梯条约中，这段历史序言紧接在序言之后。换句话说，这不是随机的事情，而是随机发生的事情。它存在于一些条约中；它不存在于其他人身上。这是目前所有赫梯条约中都存在的内容。现在也许有一天有人会挖出一个没有它的东西。我应该在那时添加一条注释。我说所有条约中都规定了这一点，但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我可以向您推荐几本讨论该问题的德国著作，但这可能对您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丹尼斯·J·麦卡锡在他的《条约与盟约》一书中——在你的参考书目中列出了——在他书中的几个地方，他对这一断言提出了质疑，即它存在于所有目前可用的赫梯条约中，并认为一些赫梯条约没有历史序言，因此，历史序言不是条约形式的基本要素。我不想详细讨论这件事的所有细节。我认为麦卡锡错了。它会打开那些被遗漏的文本，并会打开对某些文本的解释。这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追求它，赫伯特霍夫曼反对麦卡锡的说法。霍

夫曼支持我的分析，即它们都有历史序言。现在，如果我们有更多时间，我们也许可以看看这样的问题。

历史序言为我们目前所熟悉的所有条约定下了基调，并在结构中引入了诸侯对伟大国王的忠诚义务。这是下一个元素。它介绍了诸侯对大王的忠诚义务的发音。因此，《以撒哈顿条约》中缺乏历史序言，这导致了《以撒哈顿条约》中冷酷刺耳的基调。这些条约的措辞是亚述将其权力无情地强加于周边国家的典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亚述人会为封臣采取任何仁慈的行动，值得忠诚和感恩，或类似的事情。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示了自己的义务，如果不遵守，就会受到威胁和诅咒。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

这些亚述条约的数量少于赫梯条约。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并不是大量的文献。我认为在此类争论中应该牢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现可能会对我们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角度。所以你要在你采用的任何一种理论中牢记这一点。考古证据充其量只是零碎的。从零碎的证据得出结论存在某些明显的问题。

对于《申命记》起源于马赛克时代的赫梯材料的使用，肯定存在阻力。所以我想说的结论是，历史序言不仅是形式上的重要差异，而且从一开始就表明赫梯条约和亚述条约之间在精神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你会得到形式上的差异以及与该形式相关的精神上的差异。因此，你可能会说，赫梯条约中的宗主国和附庸国之间的关系与亚述条约中的关系有很大不同。

## 2. 缺乏紧随历史序幕的基本义务，即忠诚义务

第二点：缺乏紧随历史序幕的基本义务，即忠诚义务。当然，亚述条约没有历史序言，因此不包含在内，但这也是赫梯条约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因为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表达条约伙伴之间关系的精神。由于大王过去的恩德行为，诸侯通过宣誓效忠来表达谢意。亚述条约取代了赫梯条约中的这一要素，其中包含效忠誓言，该誓言在结构中的位置截然不同。这是第一部分诅咒之后的内容。宣誓效忠，使气氛变得充满恐惧，而不是信任和忠诚。关系的质量有很大不同。

## 3. 没有祝福

第三，没有祝福也符合亚述条约的基调，也是另一个结构性差异。没有列举任何遵守条约规定的祝福。在赫梯条约中，这是一个突出的要素。在亚述条约中，没有祝福。

结论：

然后，我认为基于这些观察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以更详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这些是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克莱恩确实有足够的基础来断言亚述条约与早期赫梯的条约本质上不同。

## 1. 同意克莱恩立场的其他人

现在，克莱恩并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立场的人。这并不是克莱恩独有的想法，也不限于讨论这些问题的福音派作家。门登霍尔本人同意，奥尔布赖特也同意，约翰·布莱特在他的《以色列史》中也同意亚述条约和赫梯条约之间存在差异。门登霍尔在其1954年的原创文章“以色列和古代近东的法律和盟约”中说：“这种盟约类型作为研究以色列传统的起点更为重要，因为它无法被证明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的伟大帝国的垮台中幸存下来。当帝国再次兴起时，尤其是亚述，它们约束封臣的盟约结构就完全不同了。”那是门登霍尔。“亚述条约不同。”他进一步指出，“在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中，这段历史序言都缺失了，只有亚述诸神被列为见证人；整个图案也不稳定地不同。”因此，奥尔布赖特在他的《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一书中同意门登霍尔的观点，他说：“我们从公元前8世纪及以后知道的六项亚述和阿拉米国家条约的结构是相当不同的。”约翰·布莱特在他的《以色列史》中也说了同样的话。因此，在这一点上，克莱恩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些人并不都得出与克莱恩相同的结论，但他们认识到其中的差异。因此，尽管某些要素与强国和弱国之间的条约中预期的相似，但这些相似之处不足以保证DJ怀斯曼的声明，他说：“条约的形式已经由赫梯帝国标准化了，并且以撒哈顿的诸侯条约表明，这一点在整个新亚述时代基本没有改变。”所以你会得到意见分歧，但克莱恩、门登霍尔、奥尔布赖特和布莱特似乎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差异。有一个明显的演变。两组条约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结构、完全不同的关系。

## 2. 塞菲尔阿拉姆语条约

好吧，让我们进入2. “塞菲尔条约”。我们已经讨论过亚述条约和赫梯条约之间的区别，现在讨论塞菲尔条约。这些条约比公元前 8 世纪的亚述条约早了大约一个世纪。它们在时间上更接近亚述条约而不是赫梯条约，因此它们介于两者之间。 Sefire是8世纪的，亚述是7世纪的。

### A. 与《以撒哈顿条约》或《亚述条约》的相似之处

小A. “与《以撒哈顿条约》或《亚述条约》相似。”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塞菲尔》与赫梯条约的相似之处；它们与这两套条约有某些相似之处。

首先，与亚述条约的相似之处：在塞菲尔目前可用的阿拉姆语条约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历史序言。有些条约一开始就支离破碎，所以有人认为也许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条约。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历史还没有序幕。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一基本义务的声明。因此，在这些方面，你可以说塞菲尔条约比赫梯条约更接近以撒哈顿条约。塞菲尔是叙利亚的一个小城邦，与其他较小的势力有关系。它不是一个大帝国。它给出了该城市国王的名字。另外，也可以说，这一规定显然是片面的。它们规范封臣对更强大伙伴的行为，但不是互惠的。强大的势力对附庸国几乎没有什么义务。在赫梯条约中，只是在这一点上形成对比，两个条约伙伴之间存在着团结。以便首席伙伴承诺保护封臣。这是赫梯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伙伴承诺保护附庸国。他承诺，当封臣仍然忠于他的宗主时，他的敌

人就会被击败。当然，与马赛克材料的相似之处也非常有趣。但《塞菲尔条约》和《亚述条约》都没有对附庸国提供任何此类保护条款。亚述条约和塞菲尔条约中都没有保护条款。

还有其他一些要点，但我们将保留这一点，并转向《塞菲尔条约》与《亚述条约》的相似之处。塞菲尔条约与赫梯条约有相似之处，因为阿拉姆条约的某些特征似乎更接近于赫梯条约。在选择作为条约见证人的神灵时，阿拉姆语条约援引宗主国和附庸国两地的神灵作为盟约的见证人。

艾莉·法贝尔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